

从异化到栖居

——技术资本主义时代的设计批判与解放路径

王羽洁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 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6日

摘要

在资本主义时代, 技术既是异化的加速器, 同时也是蕴含解放路径的潜在媒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与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为双重视角, 揭示设计在资本增殖机制中的矛盾性: 它通过商品拜物教的符号编码与算法“座架”, 将人异化为资本增殖的附庸; 但与此同时, 设计的内在辩证性也为重构“属人世界”提供了批判性契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 我们可以将设计领域的异化以四重形式表现出来: 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割裂、设计过程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 以及类本质的疏离。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层面揭示, 现代设计以技术“座架”(Gestell)将世界降格为可计算的“持存物”, 遮蔽了存在的本真共在(Mitsein)。二者的批判交汇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技术既服务资本积累, 又暗含自我否定的潜能。去异化路径的构建需从三重维度展开: 重构人与世界关系、技术祛魅的实践转向、自由创造领域与慢设计栖居实践的辩证统一。最终使技术重新回归对世界的解蔽方式, 劳动真正成为人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 人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关键词

技术异化, 设计哲学, 资本主义, 栖居

From Alienation to Dwelling

—Design Critique and Pathways to Emancipatio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cal Capitalism

Yujie W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June 11, 2026; accepted: July 27, 2026; published: August 6, 2026

Abstract

In the capitalist era, technology acts not only as an accelerator of alienation but also as a potential

文章引用: 王羽洁. 从异化到栖居[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8): 20-26. DOI: 10.12677/ass.2026.158631

medium harboring emancipatory paths. Employing a dual perspective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d the Heideggerian critique of technology,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design within the mechanism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rough the symbolic encoding of commodity fetishism and algorithmic enframing (Gestell), design alienates humans into mere appendages of capital expansion; concurrently, however, the inherent dialectics of design provides a critical juncture for reconstructing a “truly human world.” According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lienation within the realm of design manifests in four dimensions: the estrangement of the worker from the product of labor, the alienation of the design process itself, the alienation of man from man, and the estrangement from the human species-being (Gattungswesen). On an ontological level, Heidegger reveals that modern design, operating through technological enframing, reduces the world to calculable “standing-reserve” (Bestand), thereby concealing the authentic being-with (Mitsein) of existence. The critiques of both thinkers converge at the core contradiction of digital capitalism: technology simultaneously serves capital accumulation while harboring the potential for its own self-neg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aths toward de-alienation must unfold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world, initiating a practical turn toward the disenchantment of technology, and achiev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realm of free creation and the dwelling practices of “slow design.” Ultimately, this enables technology to return to being a mode of revealing (Poiesis) the world, allows labor to truly become a free and conscious mod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ensures that humans can once again dwell poetically upon the earth.

Keywords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Design Philosophy, Capitalism, Dwell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异化与栖居的双重视角

1.1.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设计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中从四个方面揭示了异化劳动的规定性,在现代设计语境下,首先,异化劳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设计产品的本质是为人服务,但它反而成为了压迫人的工具。马尔库塞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技具有两个纬度的影响,一方面作为生产力会对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科技会对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在这个效率为王的时代,点外卖似乎已成为人们为节省时间的一种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而外卖软件通过算法估算外送时间将骑手每单用时固定在一个区间,超时的骑手将被扣除本单的一定佣金。而这正是商业驱动机制下通过设计对劳动者的控制与剥削——因为门店生意火爆、天气状况交通路况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超时并没能使骑手免于扣钱。其次,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本应该是自由自觉的使人感受到生命意义的活动,然而在劳动中人感受到的却是被奴役和压制。标准化、模块化的设计流程极大程度上压缩了人的创造空间,使劳动从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降格为机械的系统指令执行。这种技术将人从愚昧和落后中解放出来,却导致了对人自由和天性的扼杀,就生成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这种技术统治将人被消解到给定的秩序中,人由此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纬度而只能沦为认同现状的单向度的人[2]。再次,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资本主义中,异化劳动将人的类生活贬低为生存手段,使人退化为仅满足生物需求的动物性存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设计已逐步从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沦为资本家的逐利

工具。技术提高了生产率,为了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资本就需要不断营造“诱导性需求”,将生产过剩的产品强加给个人。迷失的人分不清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因而这种资本设计的陷阱使人与自己的天性越走越远,造成了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这三重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走向对立和冲突。

1.2.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与栖居哲学

海德格尔将技术的本质归结为座架(Gestell),其中“Ge”表示相同属性物的集合,“stell”表示稳定和固定,二者合一就表示一种限制[3]。“集置(Ge-stell)意味着那种摆置(Stellen)的聚集者,这种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4]技术在设计之初是为了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解蔽,使世界能够以更加真实的面貌显示于人面前。然而技术的发展偏离了这一初心,技术的进步反而使人失去自由。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现金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隐匿了踪迹,这一现象看似提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便利程度,无需携带现金出门、减少找零的不便,然而却使得不善于使用互联网的老人寸步难行。看似是人发明了技术,实际上却是技术统治着人。“座架”将世界降格为可计算可操控的“持存物”,要求一切存在者以资源的形式被预制和支配。河流被摆置为水力发电厂,矿石为铀之类的原材料而摆置,纤维素被纸张的需求促逼,我们向自然要求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这就使得自然事物的丰富意蕴丧失而沦为服务于现代技术的工具。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这种促逼不仅限于自然领域,而且也体现在人的存在被“座架”异化和扭曲。

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的诗句“诗意地栖居”出发,提出栖居是“存在的基本方式”,强调人与世界、他者的和谐共在。栖居并不是物理层面的某种居住方式,而是通过“泰然任之”的态度让存在者如其所示的显示。栖居要求脱离座架的控制,回归技术本真,这种本真是一种自然揭示的本质意义,而这个过程海德格尔称为“洞见”。海德格尔以“林中路”比喻,主张通过“诗与思”重新发现被技术遮蔽的真理。

“诗”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具有微妙的引发机制,在诗面前,人们或许能重新开启一个时代的开端[5]。而“思”的本质是“映现”,存在者被照亮而如其所示的去除遮蔽,显现其本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并不是要求废除技术,而是通过重构技术的存在方式使其按照它的本质发展,不再受制于单一的效率至上原则,从而达到重构人与世界共在关系的目的。

1.3.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理论张力与交汇

在批判当代设计与技术异化时,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角并置,并非简单的理论叠加,而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批判框架。

首先,二者在异化根源与超越路径上存在深刻的理论张力。马克思的批判聚焦于“社会历史与生产关系”维度。他认为,技术的异化并非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源于其背后的资本增殖机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类本质”的丧失,是因为技术被特定的利益集团用作剥削剩余劳动、控制生产过程的工具。而海德格尔的批判从本体论出发,他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宿命。技术理性促使人们用“计算”和“效用”的眼光看待万物,将自然与人本身都降格为可随时调用的“持存物”[4]。正如国内学者在比较两人理论时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理论呈现为一副从技术向各历史、社会因素发散开来的复杂关系网络,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理论则呈现为一条以技术为原点向历史纵深处回溯的射线。”[6]

然而,在当今的数字与算法时代,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理论在现代设计的场域中实现了深刻的交汇。现代数字产品的设计,正是马克思“资本增殖工具”与海德格尔“技术座架”的完美合体。一方面,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揭示了当代设计的微观运作机制:算法设计通过数据抓取和界面促逼,将个体的注意力

彻底解构并转化为可计算的代码。在当代技术哲学的语境下，这种算法设计被视为一种新型的“精神政治学”，它将人重塑为算法网络中的数据节点，使个体在无意识中丧失了主体的自由与对世界本真样貌的感知[7]。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揭示了这种存在论背后的宏观经济动力。算法之所以要将人“数据化”、“持存物化”，正是为了服务于“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垄断与流量收割。商业设计通过操纵个体的本体论体验，将用户的社交行为转化为无偿的数字劳动，最终完成了隐蔽的价值提取与资本积累。

2. 技术资本主义的设计异化

2.1. 外卖算法调度系统：劳动者在代码中的物化

数字平台通过精密的人机交互与算法设计，将传统的实体劳动流程转化为一张严密且隐蔽的数字监控网。这种设计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迭代，更是资本控制方式的根本转向。以美团等外卖平台的骑手调度系统为例，其核心异化机制首先体现在“ETA(预计到达时间)算法”上。平台利用深度学习和大数据，不断收集海量骑手在极端条件下的极限行驶数据，以此作为标准模板，无情地压缩常规的配送时间阈值[8]。在这个过程中，骑手真实的具身经验被算法的抽象计算所完全抹杀，个体的物理极限被迫让位于系统的效率逻辑。与此同时，在界面的前端设计上，平台大量采用了“游戏化设计”。通过界面的动态倒计时、视觉上的颜色警告，以及与派单直接挂钩的动态积分和骑士等级系统，设计者将冷酷的资本剥削与惩罚机制，精妙地包装成刺激个体进行“自我优化”的闯关游戏。国内社会学者陈龙在对外卖骑手的实证研究中指出，这种界面的游戏化设计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劳动者的心理规训，使其在面临严密监控时仍产生一种虚幻的“自主感”，从而掩盖了劳动剥削的本质[9]。

最终，在这种界面与代码的双重“促逼”之下，劳动者的主体性与自主权被彻底剥夺，人不再是工具的使用者，而是彻底沦为算法调度网络中的一个“肉体执行器”——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被技术座架降格为随时可供系统调用与消耗的“持存物”，从而完成了数字时代最深刻的异化。

2.2. 消费符号的再生产：身份幻象与虚假需求

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奢侈品设计通过品牌叙事将商品异化为代表社会地位的身份符号。其价格构成中，符号溢价远超于使用价值。消费者完成对奢侈品的购买行为，更多地是通过这一行为完成了个人社会身份的确证和认同。而奢侈品品牌通过“限量”“稀有”等宣传刻意营造资源稀缺的假象，使个体不自觉的掉入资本主义的消费陷阱中，不断满足资本增殖逻辑创造的虚假需求，将个体的自我认同绑定在无止境的消费竞赛中。虚假需求的创造不仅得力于消费符号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欲望制造也会创造出虚假需求。购物平台的“双十一”和“六一八”推出的大额满减活动让消费者在选购商品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就会产生“凑单”以达到更大优惠力度的想法而丝毫不顾为了“凑单”的产品可能自己并不需要。

2.3. 技术加速的生存困境：时间异化与精神危机

罗萨的“加速悖论”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加速现象并未带来预期中的时间解放，反而导致时间匮乏，形成“加速循环”的困境。科技进步本应节省时间，但现代通讯设备的发展导致人“永远在线”的生存状态就模糊了个体的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被占有绝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劳动中。罗萨引用了哲学家吕柏“当下事态的萎缩”这一概念，由于社会发展本身的加速，个体在固定时间的工作和体验也需要提速，人们被迫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事，这就会导致时间的碎片化和意义的丧失。行动的内驱力丧失而更多来自于外部的现代性压力，任务完成后的满足感和体验感也大不如前。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交媒体看似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然而这种由网络世界构成的虚假粘合剂愈加导致了真实世界中人与人交流的减少。“点赞”已成为一种新型社交方式,这种将情感表达简化为符号的行为削减了人际共鸣的深度。算法推荐将进一步加剧信息茧房效应,使个体囿于同质化信息中而丧失与多元世界的链接。这种设计异化导致个体只能接收到碎片化信息而无法深入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使人们浮于世界表面失去对事物本质探究的能力和想法,进一步就会导致人们共情能力的衰退而沦为碎片化信息接受的机器。同时,由于人们能够在社交平台持续不断地浏览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由于算法的偏好推断),就会沉迷于社交媒体中无法自拔,导致网络成瘾现象出现。

3. 去异化与超越路径：从批判理论到设计实践

3.1. 重构人与世界关系

面对数字“座架”对主体性的消解,设计的本体论起点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向:从单纯服务于资本增殖与工具理性的“肯定性设计”,转向重构人与世界本真关系的“否定性实践”。这一转向要求设计不再仅仅作为解决商业问题或刺激消费的平滑工具,而是要退回到“生活世界”的基底,成为一种引发存在论反思的媒介。

在此语境下,安东尼·邓恩与菲奥娜·雷比在设计研究领域所倡导的“批判性设计”提供了一条极具张力的切入路径。批判性设计拒绝充当技术资本主义的附庸,而是将物质形态的设计本身转化为一种深刻的哲学批判^[10]。通过刻意制造“反常规”或具有阻滞感的设计方案,这种实践在日常流俗的数字体验中撕开了一道裂口。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反常规的设计起到了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工具之损坏”的作用:只有当日常极为顺手的工具突然出现故障或变得陌生时,隐藏在其背后的整个指引关系网才会从不可见的状态中显现出来^[11]。

因此,批判性设计正是通过制造这种体验上的“断裂感”,直接暴露了被当代数字产品平滑界面所掩盖的权力结构与算法控制机制。它旨在打破“技术中立的神话”——揭示技术从来就不是纯粹客观的效用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思想体系的政治建构。这种设计的介入,不仅是对技术理性的解构,更构成了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惊醒”,促使公众从无意识的沉沦与物化状态中脱离出来,重新审视并夺回自身在算法网络中的主体位置,进而探寻人与技术共存的本真之维。

3.2. 价值敏感与算法透明：技术祛魅的实践转向

要彻底摆脱技术“座架”对人的先验性控制,批判不能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沉思,而必须将抽象的“技术祛魅”转化为介入物质界面的具体设计。在此,当代技术哲学倡导的“价值敏感性设计”为我们提供了实践的锚点。这种设计理念拒绝将技术视为中立的工具,而是主张将伦理意向性直接铭刻进代码与算法的底层架构之中,实现技术的“道德化”转向^[12]。

首先,在系统设计阶段必须打破资本构建的“黑箱社会”,强制推行“算法透明化”。以平台经济为例,外卖算法如同一种隐形的计算专制,将骑手降格为数据驱动的赛博格。倡导算法透明,要求平台向劳动者开放派单权重的解释权,并赋予劳动者对不合理派单的“算法申诉机制”。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来看,这一机制的建立,本质上是将被系统暴力压制的劳动者主体性重新召唤出来,用“交往理性”来制衡和抵抗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无底线殖民。

其次,针对用户的被动沉沦,设计需坚决捍卫用户主权。在存在论意义上,现代人的数据已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是个体“数字身体”与精神在虚拟空间的本体论延伸。因此,在社交软件中植入“反成瘾”的强制中断设计,并非简单的功能限制,而是引入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悬置”——它强行打断主体在信息流中的无意识沉沦,迫使个体在停顿中重获理性反思的自由。同时,赋予用户真正掌控自身数据流

向的排他性权利，是对数字资本圈地运动的根本性防御。这一切实践转向的核心，都在于将技术从“统治人的不可见黑箱”还原为“可在公共领域中被审视、商谈的透明对象”，从而将存在的选择权与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真正归还给使用者自身[13]。

3.3. 自由创造领域与“慢设计”栖居实践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14]中区分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认为前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劳动领域而后者则是人类创造发展的自由领域。“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而对于必然王国的超越，马克思认为需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来完成。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并非超越现实世界的乌托邦，而是通过缩短工时和劳动解放，为“栖居”创造生存论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窃取工人的自由时间，使其沦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而缩短工时的本质，是通过阶级斗争与技术民主化，将生产力进步的成果转化为“自由时间”的解放。这不仅是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否定，更是对劳动本质的重构——当劳动时间从“必要”压缩至最低限度，劳动本身可能升华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当工人不再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部件，自由时间回归为主体“诗意创造”的前提，农民在耕作中感受四季的更替，工匠在制造中完成与材料的对话，这种劳动与栖居的结合将使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成为可能。

在具体的微观生活世界中，这种宏观的劳动解放诉求正呼应着海德格尔关于“诗意栖居”的生存论召唤，并具象化为当代设计界方兴未艾的“慢设计”与“社区营造”思潮。慢设计本质上是对工具理性中无止境的“效率崇拜”的坚决拒斥。它主张在平滑的人机交互中刻意保留甚至制造本体论意义上的“摩擦力”与沉思的间隙——例如对纸质书写与实体手工艺的复兴，正是为了打破数字流的同质化裹挟，唤醒主体对物质实在性与时间厚度的具身感知。与此同时，社区营造则致力于在真实的物理空间中，抵抗数字孤独，重建人与他者之间充满伦理温度的深度联结。

这种宏观层面的劳动解放与微观层面的“慢栖居”实践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对当代技术异化最坚决的抵抗。它向我们昭示：通过将伦理审度与哲学反思深深楔入技术设计的底层链条，我们完全能够在现代性那张密不透风的控制铁网中凿出光隙。由此，技术将不再是促逼人与自然的“座架”，而是重新复归为一种“解蔽”与照亮世界本真面貌的方式，最终捍卫人类在数字时代依然能够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尊严[4]。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47-57.
- [2] 林子赛, 戎兰兰. 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路转向——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2(2): 10-17.
- [3] 田希, 于波. “限定”与“强求”——海德格尔“座架”之技术本质[C]//云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云南省科技馆, 云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云南省第 1-3 届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研究生论坛优秀论文集. 2014: 18-20.
- [4] [德]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9.
- [5] 周立斌. 从“物化”到“座架”——试论海德格尔现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哲学轨迹[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9(2): 105-109.
- [6] 汝东穗. 试析技术批判理论的不同思维路径——基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对比[J].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25, 36(2): 128-136.
- [7] [德]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M]. 关玉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81-82.
- [8] 孙萍. “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J]. 思想战线, 2019, 45(6): 50-57.

- [9] 陈龙. “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6): 113-135+244.
- [10] [英]安东尼·邓恩, 菲奥娜·雷比. 推测设计: 设计、小说与社会梦想[M]. 张帆, 译. 南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7: 34-37.
- [11]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98-102.
- [12] [荷]彼得·保罗·维贝克. 将技术道德化: 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M]. 闫宏秀, 杨庆峰, 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83-87.
- [13] [美]弗兰克·帕斯夸里. 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M]. 赵亚男,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5: 20-25.
- [14] [德]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928-929.